

【人生随想】

金色奏鸣曲



□肖复兴

觉得今年秋天的树叶比往年黄得要深许多,是从家的后窗突然发现的。一棵槭树长得高过窗子,满树的叶子金黄,明亮得晃眼。特别是在夕阳的辉映下,金黄中变幻着火红,像是腾腾燃烧的篝火,或者乡村灶台下的灶火喷出的火苗。城市里的煤火不行,天然气燃烧的炉火也无法与之匹敌,并没有那么黄、那么红,冒出来的只是丝丝柔弱的天蓝色火星。

赶到公园去看树,这时候,银杏叶的金黄正当季。银杏是一种古老的树种,也是一种寿命长久的树木。这样的老银杏,很多生长在寺庙。在北京,最古老的银杏树在潭柘寺,有一千三百年的生命,看尽了春秋演义、朝代更迭和帝王将相的灰飞烟灭,那种一树通体彻底的金黄,真的让人叹为观止。

去年秋天去潭柘寺,这株千年银杏的叶子还是绿的。没想到,它在深山里,却比市内公园的银杏叶子黄得要晚。它沉得住气,不会被一点秋风萧瑟就逗弄得情不自禁,失去了千年的操守。今年去晚了将近半个月,它满树尽披黄金甲,远远地就望见金黄的树冠,飒飒秋风中,树叶摇曳,古树如同羽化成仙,腾起了一片金色的祥云,像要连根拔走飞起来一样。走近看,像是有人气派奢华地打散了那么多金子的碎片,镶嵌或者干脆融化进叶子里面,和秋阳、秋风一起演奏辉煌的秋日奏鸣曲。指挥便是那粗大沧桑的树干,每一根伸展出来的枝条,都是它挥舞的指挥棒。这样辉煌的金色奏鸣曲,需要千手观音一样多的指挥棒,才能够指挥得了这样漫天尽情飞舞的纷纷树叶。

又去了一趟颐和园。颐和园建得晚,没有潭柘寺这样的千年银杏树,甚至少有银杏树。因此,去的时候只是想看看那里的树木是什么样的金黄。走进宜芸馆和玉澜堂,看见玉兰树的叶子半绿半黄,特别打眼,仿佛春天与秋天交会、妙龄少女和沧桑老人并肩。刚下过一场细雨,绿叶绿得湿润而清新。在这样明丽的绿色衬托下,和在潭柘寺看到的古老的银杏叶相比,那金黄显得别具一格,沁人眼目,不由得感叹只有大自然才有这样童话般的奇异色彩,胜过一切调色盘里调配的颜色。

然后,走进乐寿堂轩豁的院落,左右几棵玉兰树,满树的叶子也是一样半绿半黄、明艳湿润,辉映得满院如同一幅水彩画,雨后的阴沉被这样的色彩冲破。树下,有很多人在拍照。为了避免和这些人相撞,我走进乐寿堂后院。一般游人看完乐寿堂的前院,就直接走到长廊去了。后院,来的人极少,非常幽静,我常到这里来,特别是春天愿意到这里画画。这里有几棵粗壮的老玉兰树,洁白如玉的玉兰花在这里寂寞地开着,如同白头宫女在,闲话戏春风。

走进后院,空无一人,玉兰树的叶子也

是那样半绿半黄。只是有些奇怪,这里的叶子绿的少一些,黄的多一些。由于黄色更加打眼,也由于和红墙红柱相映得色彩越发明艳,还可能是由于没有人的簇拥,这些叶子硕大靓丽得格外突兀,映照在乐寿堂后窗上的影子朦朦胧胧,将那金黄色搅得光影浮动,活了一样,像是流动的金色精灵。想起那句“芭蕉分绿与窗纱”的古诗,这里的情景是“玉兰分黄与窗纱”,那一片耀眼的金黄,有了不一样的幻象。

走到树下,仔细看那一片片树叶,我才感觉到,比起它们,银杏的叶子实在小很多。而且,玉兰叶子和它的花一样,都是支撑着,有了筋骨似的,托浮在空中。即使花落了,叶子也显得很有精神,不像桃、杏、苹果树,花落之后,叶子都是耷拉着,披头散发,像是失恋的女人。因此,那些像玉兰花酒盅一样硕大的叶子,才能像盛满黄金酒一样,盛满秋天这独有的金黄色;秋天的色彩,在这里才能得到特有的发挥,如同凡·高把金黄色发挥到了极致。

又去了一趟城外的凉水河畔。这几年,那里沿河两岸改建成滨河公园,新修了栈道,新栽了花木。那里有好多老树木,依然保存着,新旧互存,衔接着历史与现今。那些老树木,尽管没有新园林那样整齐,却更彰显原始的野味和乡间的乡土味,是一般公园里难以见到的。那里的槐树、柳树、栾树、白蜡,还有我叫不上名字的树,树叶金黄一片,铺展展的,挥洒在蓝天之上,倒映在河水之中,染得天空和河水荡金流黄,更是在一般公园里难得一见的。

记得读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写的自传,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,他重返莫斯科,在农学院附近的一座公园里,面对阔别的公园景色,他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:“大自然也受到了战争的打击……因此,对它的爱也变得更加强烈,愈来愈让人心痛了。”

今年是疫情暴发的第三个年头,漫长的日子,经历了与各种变异病毒的纠缠,似乎才明白了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话的含义,仿佛这话就是对今天而言。心痛的感觉,是一样的。

巴乌斯托夫斯基还说:“人们到大自然中去,通常去休息,我却认为,人必须经常生活在大自然中。”他认为,在这里,“我特别强烈地感觉到人和大自然的友谊。”这种友谊,更多来自大自然对人的抚慰作用。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独特的赐予。

巴乌斯托夫斯基面对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创伤,我们面对的则是疫情一直在全世界肆意蔓延,所经历的痛苦和考验大同小异。能够出来走走,看看公园,看看大自然这样难得的金黄色的秋色,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独有的抚慰。对比大自然,人类是渺小的,是需要抚慰的。

【读史札记】

□李学朴

象棋有着悠久的历史,人们在茶余饭后或闲暇时,两人对弈,“观棋不语真君子,起手无悔大丈夫”“棋逢对手,将遇良才”,杀得奇峰迭起、惊心动魄,犹如指挥官指挥一场战斗,岂不乐哉!

棋,古时本作“碁”“棋”,是博戏之具。它起源于何时,尚无定论。有人以宋玉《招魂》篇里的“蓖蔽象棋”和刘向《说苑》里的“斗象棋而舞郑女”,说象棋起源战国时代;亦有人以晋末北周武帝制《象经》,断定象棋是周武帝所创制;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说法,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考证。

先秦时期,以象牙制棋,黑、白各六枚,其博法已不可考。秦至隋,象棋多在贵族、士大夫间流行。唐代是象棋盛行时期。象棋有文字记载,最早见于《太平广记》中引唐人牛僧孺《玄怪录》:唐肃宗宝应元年,汝南书生岑顺晚居亲戚废弃山宅,梦观金象将军与天那将军列阵交锋,军师进曰:“天马斜飞度三止,上将横行击四方。辎车直入无回翔,六甲次第不乖行。”醒后就地挖掘,发现一座古墓,“前有金床戏局,列马满枰……乃象戏行马之势也。”梦境虽属虚构,但“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”,作者在当时的实际文化生活中已见过“象戏行马”这种游戏,且这种游戏颇为盛行,才有可能被引入梦境。唐人把棋子称为“马”,谓下棋为“象戏行马”。当时象棋已有将、马、车、卒等名目,棋子的种类和对弈之步法,已与后世象棋略同。唐朝宝应年后,八世纪末,日本平安时代出现的“将棋”,有将(分玉将、金将、银将)、桂马、香车、步卒等四类名目,正和中国象棋的将、马、车、卒等名目相符,这很可能是唐代传到日本的“象戏”的变相。

北宋年间,“象戏”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,对棋制(即形象和内容)逐渐有所变革,特别是北宋后期,司马光等大文学家对象棋进行了改革。对此,理学家程颢有诗云:“大都博奕皆戏剧,象戏翻能学用兵。车马尚存周战法,偏裨兼备汉官名。中权八面将军重,河外尖斜步卒轻。却凭纹楸聊自笑,雄如刘项亦闲争。”从诗中可看出,棋子除了原有的将、马、车、卒之外,又增添了“偏”“裨”;棋盘有主帅所在的范围——“中军帐”,即现代象棋的“九宫”;还有了河界,过了河的卒子可斜行,其步法也渐与现代相似。同时期,晁无咎在《广象棋图》序中亦云:“盖局纵横各十一路,棋三十二。”北宋末年,词人李清照在《打马图经》序里亦提及当时流行的象戏:“大小象戏弈棋,又唯可容二人。”从这里不难看出,“象戏”在北宋时有了很大的发展。

宋代军队中出现了火炮,象棋受此影响,添上了“炮”,可见象棋与军事是有着密切联系的。因而,北宋后期的词人刘克庄在长诗《象弈一首呈叶潜仲》中云:“屹然两国立,限以大河界。连营禀中权,四壁设坚械……远炮勿虚发,冗卒要精汰。负非由寡少,胜岂系强大。”从这首诗中可看出棋制在南宋后期,除“偏、裨”变名为“士、相”外,又有了“炮”这个名目,

这就和现代象棋完全相同了。“远炮勿虚发,冗卒要精汰”的行棋原则,特别是指急攻、缓攻和胜负得失的原理,亦与现今一致,因而可推断象棋在北宋后期至南宋初期已完全定型。

棋多斫木为之,黑白各十六枚,画局道而中分之,黑白将帅分居两端之中央,又各左右辅以士相,并各有车二、马二、炮二,卒五为攻守之用。弈对双方轮流行棋,以将一方之将帅困死为胜。南宋洪遵记载说:“象棋家彻户晓。”可见当时象棋已流行甚广。洪迈《棋经论》、叶茂卿《象棋神机集》的刊行,亦表明当时棋艺理论之精妙。明清时期,象棋的步法有“车走直,马走日,炮打隔子象飞田”“小卒过河赛如车”等等。

到明朝,象棋逐步走向昌盛,尤以街头巷尾的对局最为常见。与围棋相比,象棋得到了社会下层人士的普遍关注,老人稚子均可为之一博,就是蓬门荜户之中也常备有棋具。由于象棋的流行,博奕界开始涌现出一批象棋高手,以棋艺著称天下。沈榜在《宛署杂记》中记载了京城的八绝技艺,其中便有象棋一绝。当时,张京的棋术超压同辈,因而享誉北京,荣获“象棋绝”的美称。张京的棋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,他与对手下棋,棋行一半,就可以算出此后几步胜对手,如此从未失着。

象棋以兵战为内涵,由此展示双方的棋艺。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,明代人不但喜欢下象棋,还喜欢以象棋为题材作诗,以诗的形式渲染象棋的兵家意味。如曾子棨《象棋》诗中云:“两军对敌立双营,坐运神机决死生。千里封疆驰铁马,一川波浪动金兵。”明朝仁宗皇帝非常喜爱象棋游戏,他也写过一首《象棋》,诗中云:“二国争强各用兵,摆成队伍定输赢。马行曲路当先道,将守深宫戒远征。”明成祖时,《永乐大典》中就辑有《象棋》一卷。据说明太祖的儿子朱权也很爱下象棋,并编过棋谱。清乾隆年间的名臣、书法家刘墉也非常爱好象棋,曾作有《咏象棋》诗一首:“隔河灿烂火荼分,局势方圆列阵云。一去无还惟卒伍,深藏不出是将军。冲锋驰突诚难御,飞炮凭陵更铁群。士也翩翩非汗马,也随彼相录忠勤。”这首诗把象棋里不同角色的棋子及其功用描述得十分精准老到。

明朝学者、文学家杨慎,年少时被誉为“神童”,一次观看父亲杨廷和与友人弈棋,奉父命即席写成一首《咏象棋》诗:“兵卒冲千里,将军坐九宫。追风看马跃,吉日想车攻。士相士相围,江河天堑雄。笑谈几番局,月白映日红。”这首诗集中描绘了下象棋时紧张激烈的情形,写得气势雄壮,谈的是棋,但也是言志。更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名臣、民族英雄文天祥,也是一位棋艺精湛的象棋专家,他在诗中多次流露出对象棋的浓厚感情,“客来不必笼中羽,我爱无如橘里枰。”他善弈盲棋,仅凭记忆心算,不看棋盘,用口述弈棋。据《纪年录·壬午》注:“公家居,当暑日,喜溪浴,与弈者周子善,于水面以意为枰,行弈决胜负。”这是象棋史上关于下盲棋的最早记录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孔昕 美编:陈明丽